

一个  
干净明亮的  
地方

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



海明威  
陈夏民  
译 著

一个  
干净明亮的  
地方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著

陈夏民 译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陈夏民译.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7  
ISBN 978-7-5726-0704-2

I. ①一… II. ①欧… ②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090785号

上架建议：经典文学·小说

YI GE GANJING MINGLIANG DE DIFANG

##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著 者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译 者 陈夏民

出版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吕苗莉

监 制 张微微

策划编辑 李 乐

特约编辑 任佳怡

文案支持 陈夏民

版权支持 王媛媛

姚珊珊

营销编辑 胖 丁

装帧设计 苗 倩

出 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15mm×1120mm 1/32

字 数 91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2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726-0704-2

定 价 48.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作者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 (1899—1961)

一位着迷于倾听的硬汉。他倾听自然、倾听社会、倾听他人，听得见众人听而不闻的声音。他格外厌恶如神圣、光辉、牺牲等过于抽象的“大”字，说这些字难以入耳，令人难耐。他创作时总要删除这些字眼，透过精简、拟真的风格，让故事中的角色全都平易近人，栩栩如生。如此的执着，演变成他终身奉行的冰山理论：“显现的一角之外，应该还有八分之七留在水面下。任何一清二楚的地方都应该删去，只有看不见的地方才能够巩固这一座冰山。”

海明威一生中最熟悉的声音，或许是枪声。他曾远赴西班牙、古巴、非洲等地，参与战事或狩猎，也曾经历重伤，濒临死亡。但无论伤得多重，他总能重新站起来，如同他故事中的男性角色一样：一个人能够被摧毁，但不能被打败。晚年，由于创作压力、酗酒问题，以及家族遗传的精神疾病，这位硬汉作家数度进出医院，生不如死。在六十二岁生日即将到来的前夕，一把猎枪朝着海明威的头部发射，无论那是自杀或是意外走火，那一声枪响，便是这一位着迷于倾听的传奇小说家，所听见的最后的声音。

“别人说话时，每个字都得听进去。大多数的人都不愿倾听。”

——海明威

译者 陈夏民

先后于桃园高中、东华大学英美语文学系、创作与英语文学研究所创作组毕业，曾旅居印尼，译有海明威作品《太阳依旧升起》《我们的时代》等。现于台湾桃园从事出版实验计划“逗点文创结社”，依旧相信热血与友情，也还相信爱。

出版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吕苗莉  
监 制 张微微  
策划编辑 李 乐  
特约编辑 任佳怡  
文案支持 陈夏民  
版权支持 王媛媛  
姚珊珊  
营销编辑 胖 丁  
装帧设计 苗 倩



欲知新书信息、交流投稿、邮购团购

请发邮件至：[jiaoliu@booky.com.cn](mailto:jiaoliu@booky.com.cn)

本书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书城、

天猫中南博集天卷官方旗舰店均有销售

浏览请登录：[www.booky.com.cn](http://www.booky.com.cn)

博集天卷微博：<http://t.sina.com.cn/booky>

天猫中南博集天卷官方旗舰店：<http://znbj.tmall.com>

当你去了该去的地方，做了该做的事情，看了该看的风景时，你用以写作的器具将变得迟钝，失去锋利。

但我宁愿让它折弯、变钝，好明白我必须重新锻炼、敲打、磨利它，好明白自己还有东西可写，也不愿让它明亮动人却无话可说，或是光滑油亮地被锁在橱柜里，无用武之地。

——海明威

目	印第安人的营地	1
录	医生夫妇	11
	三声枪响	21
	杀手们	29
	世界的光	51
	一则很短的故事	67
	白象似的群山	73
	雨中的猫	85
	弗朗西斯·麦康伯幸福而短暂的一生	93
	艾略特夫妇	159
	在异乡	167
	等了一整天	179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	187
	附录：海明威十事	199
	译后记：让我们向着光走	209

印第安人的营地



又一艘小船被拉上湖岸。两个印第安人伫候着。

尼克和父亲登上船艄，两个印第安人推船入水，其中一个登船划桨。乔治叔叔坐在营地小船的船艄上，年轻的印第安人把营地小船推下水后，便跳上去帮乔治叔叔划船。

两艘船在黑暗中航行。尼克听见另一艘船自前方迷雾里传来桨架的声响。印第安人一桨又一桨地快速划动。尼克躺进父亲的环抱。水面寒凉。为他们划船的印第安人相当卖力，但另一艘船始终航行在前方雾里，遥遥领先。

“爸，我们要去哪儿？”尼克问。

“要去印第安人的营地。有个印第安妇女病得很重。”

“噢。”尼克说。

越过湖，他们发现另一艘船已经靠岸。乔治叔叔在黑暗里抽着雪茄。年轻的印第安人将船拖上沙滩。乔治叔叔将雪茄分给那两个印第安人。

他们从沙滩往上走，越过一片露水湿重的草原，一路紧跟着提灯笼的年轻印第安人。他们接着走进森林，沿

小径前行，小径尽头是通往山丘后头的运木道路。由于两旁的树木都已被砍光，运木道路上的光线充足了许多。年轻的印第安人停下脚步，吹熄灯笼，一群人继续沿道路前进。

他们走过转角，忽然一只狗冲出来直吠。前方，剥树皮的印第安工人所居住的简陋木屋透出灯光。越来越多的狗朝他们冲过来。两个印第安人把狗儿们都赶回木屋。最靠近路面的那座木屋有光线透出窗外。一个老妇人手持油灯伫立门边。

木床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印第安妇女。她努力了两天还是无法产下小孩。营地里的老妇人们都前来协助。男人们则是躲得远远的，到路旁暗处抽烟，避免听见女人的号哭。尼克与两个印第安人，随着父亲和乔治叔叔走进木屋时，女人仍在喊叫。她躺在下铺，大肚子上盖着棉被。她的头歪向一边。女人的丈夫待在上铺。三天前，他不小心让斧头砍伤了脚，伤势相当严重。他抽着烟斗。房间弥漫着恶臭。

尼克的父亲叫人在炉子上烧点儿开水，等待水滚的时候，他和尼克聊着。

“尼克，这位女士要生产了。”他说。

“我知道。”尼克回答。

“你才不知道。”他的父亲说，“听好。她现在正经历分娩的过程。小宝宝想要出来，她也想要让他出生。她全身的肌肉都在为了将宝宝生下来而努力。这就是她会喊叫的原因。”

“我懂了。”尼克说。

此时女人又再放声哭喊。

“噢，爸爸，难道不能给她点儿什么，让她别再喊叫吗？”

“没办法。我没带麻醉剂。”他的父亲说，“但她的叫声不重要。不重要所以我听不到。”

上铺的丈夫面对墙壁蜷起身。

厨房里的女人告诉医生，水已经热了。尼克的父亲走进厨房将半壶热水倒进脸盆。他解开包裹工具的手帕，将工具泡进水壶剩余的热水里。

“这些东西得先煮沸。”他说着，然后拿起营地的肥皂，在装满热水的脸盆里洗手。尼克盯着父亲使用肥皂洗手。他的父亲一边仔细搓洗双手，一边开口说话。

“你要知道，尼克，生产时小宝宝的头应该先出来，但有时并非如此。如果头没有先出来，就会给大家带来大麻烦。说不定我得帮这位女士开刀。等一下就知道了。”

觉得双手洗得够干净以后他才进去，准备工作。

“乔治，能不能掀开这被子？”他说，“我最好不碰到。”

随后他开始进行手术，乔治叔叔和三个印第安男人压住女人，让她别动。她咬了乔治叔叔的手臂，乔治叔叔叫道：“该死的印第安泼妇！”刚才帮乔治叔叔划船的年轻印第安人嘲笑起他。尼克帮他的父亲端着脸盆。手术耗时很久。

他的父亲抱起小宝宝，拍打几下促使他呼吸，然后将他交给老妇人。

“尼克，看，是个男孩。”他说，“当实习医生的感觉如何？”

尼克说：“还可以。”他扭过头，这样就不会看见他父亲正在做什么。

“好。可以了。”他的父亲说着，把什么东西丢进了脸盆。

尼克不想看。

“现在——”他的父亲说，“还要再缝几针。尼克，看或不看，随你高兴。我现在要缝合手术的切口。”

尼克不愿再看。他的好奇心早就消失了。

手术结束，他的父亲站起身。乔治叔叔和那三个印第安男人也都站起来。尼克将脸盆端进厨房。

乔治叔叔看着自己的手臂。年轻的印第安人想起什么便笑了。

“乔治，我来给你涂些双氧水。”医生说。

他弯下腰检视印第安女人。她安静下来，双眼合起。女人的脸色看起来十分苍白。她不知道宝宝怎么了，现在她什么事都不知道。

“我明天早上再过来。”医生一边说话，一边站直身

子，“圣伊格纳斯来的护士应该中午就到，她会把我们需要的物品都带过来。”

现在，他就像是比赛过后群聚在更衣室的美式足球运动员一样，觉得自己地位崇高，也变得健谈许多。

“乔治，这可以刊载在医疗杂志上了！”他说，“用折叠刀进行剖腹产，再用九英尺<sup>1</sup>细肠线缝合伤口。”

乔治叔叔靠墙站立，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臂。

“噢，没错，你真是厉害。”他说。

“该去看看那位骄傲的父亲。他们通常是这种小事件里面最凄惨的受害者。”医生说，“我得说那家伙还真是沉得住气呢。”

他掀开印第安人头上的毯子。他觉得手上湿湿的。他踏着下铺床板的边缘，一手提着灯，往上铺一探。印第安男人面壁躺着。他的喉咙被切开，开口从左耳延伸到右耳。汨汨流出的鲜血，在他身体压于床铺的凹陷处积出一片血泊。他的头枕在左手臂上。那把张开的剃刀，刀刃朝上，落在毯子上。

1 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约合0.3米。——编辑注

“乔治，快把尼克带出去。”医生说。

根本不需要多此一举。当他父亲一手提灯，另一只手轻推印第安男人的头时，站在厨房门口的尼克将上铺发生的这些事情看得一清二楚。

他们沿着运木道路走回湖边时，天才刚亮。

“小尼克，我很抱歉，不该带你过来的。”他的父亲说，手术后的得意神情早已不复见。“害你目睹这一切，实在太糟了。”

“女人生孩子都会这么惨吗？”尼克问。

“不，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例外。”

“爸爸，为什么他要自杀？”

“我不知道。尼克，我猜他撑不下去了。”

“爸爸，很多男人自杀吗？”

“不是很多，尼克。”

“很多女人自杀吗？”

“几乎没有。”

“到底有没有呢？”

“哦，有。她们有时候会自杀。”

“爸爸？”

“怎么了？”

“乔治叔叔去哪儿了？”

“没事，他会出现的。”

“爸爸，死掉，难吗？”

“不，我觉得很容易。尼克，要看情况。”

他们坐上小船，尼克在船艄，父亲划船。

太阳从山丘后升起。一尾鲈鱼跳出湖面，激起一道道涟漪。尼克把手伸进水里。清晨里寒意逼人，但他的手是温暖的。

大清早的湖面，他坐在父亲划桨的小船船艄，十分确信自己永远不会死。